

当代资本主义与生产力的新发展

池元吉

二次战后近半个世纪以来,西方国家的社会经济面貌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发生了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合成材料、生物工程等为代表的科技革命。在科技革命的推动下,工农业生产获得了史无前例的大发展,产业结构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新变化,社会生产从机械化阶段开始步入自动化阶段。这种大发展和大变化,不仅使我们对当代资本主义有了新的认识,也使我们对社会生产力本身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

—

一些人经常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西方发达国家已从一般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进入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已是腐朽没落的社会,为什么还会发生如此广泛而深刻的科技革命和如此巨大的生产力发展?我认为,回答这个问题不应该是困难的。应该肯定,现代资本主义是晚期的没落的资本主义。但是,这是从它的历史地位来说的,并不是说在这个历史阶段包括科学技术在内的社会生产力不再向前发展。这是因为:

第一,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即使在垄断资本高度发展的今天,竞争仍然是绝对的,垄断仍然是相对的。因为,在今天,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仍然是多种多

样的,除了私人垄断资本所有制和国家垄断资本所有制外,还有非垄断资本主义所有制,小私有制,合作社所有制,工会所有制。它们是不同的产权所有者,存在着利益冲突,存在着尖锐的竞争。即使在完全被垄断资本统治的领域里,也不能排除竞争。因为,在同一部门里往往同时存在着几家垄断大公司,在同一个大垄断公司里的各个分公司,又往往是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它们往往是独立经营,自负盈亏,都有各自的利益,从而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竞争。即使一个大垄断组织完全垄断了某些产品生产和国内销售市场,它们在国际市场上仍然会遇到别国的竞争对手。即使一个大垄断组织在国内外市场上完全垄断了某种产品的销售,它还会遇到这种产品的代用品的竞争。因此,竞争是无所不在的,是绝对的,而垄断只能是有限的,相对的。而处于市场经济高度发展下的竞争,势必给企业带来内在的动力和外部的压力,从而带来活力,推动它们竞相寻求和采用新技术,以便降低成本,增加产品产量、提高商品质量,借以提高产品竞争能力。这正是现代资本主义没有削弱经济活力和没有造成经济停带的根本原因。

第二,垄断本身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也是两重的。一方面,我们不能否认,垄断组织可以凭借垄断价格攫取高额利润,不必通过采用新技术的办法追求超额利润;凭借其巨

大的经济实力，人为地阻碍技术进步，以防止因采用新技术而造成旧机器设备的报废或原有投资的贬值。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垄断意味着生产和资本的高度集中，意味着生产和资本的高度社会化，意味着支配亿万社会资本的大私人企业、公私合营企业和国营企业的不断涌现。只有这类大企业，才敢于和肯于向风险性很大的科研事业进行大规模投资；才有能力建立和发展拥有最先进设备、雇用大批第一流科技人员的科研机构，从而在较短的时间里取得突破性的研究成果；才有条件投下巨额资本将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形成新的产业和大规模生产，从而把社会生产力推进到一个新的水平。事实上，在西方发达国家里，对科技发展有决定意义的科研机构，都是由大垄断财团或政府设立的；对推进科技发展有战略意义的科研计划，也都是由大垄断财团或政府制定和实施的。试想，没有象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这样的大垄断企业，美国在电子计算机的发展上怎能长期处于领先地位；没有国家垄断资本的发展，美国怎能拟定和实施耗资几十亿美元对发展原子能工业具有开创意义的“曼哈顿工程计划”，怎能拟定和实施耗资数百亿美元对发展航天技术具有决定意义的“阿波罗登月计划”；如果没有国际垄断资本的发展，怎能有对推进高技术工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的由欧洲国家合作实施的“尤里卡计划”。因此，正如竞争也有造成生产的盲目性和无政府状态，带来包括科学技术在内的生产力的巨大浪费，从而对生产发展有消极作用一面一样，垄断也有其对生产发展的积极作用的一面。所以，竞争和垄断不仅是对立的关系，也有其统一的一面。竞争和垄断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垄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竞争体现的是垄断资本在再生产过程中为追逐高额利润而相互角逐和争夺的关系，垄断体现的是垄断资本在再生产过程中为攫取最大限度利益而相

互勾结和联合的关系。

第三，还应看到，包括科学技术在内的生产力是没有阶级性的，其发展不完全受社会经济制度所决定，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在社会发展中，构成社会三大要素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命运是不同的。在社会变革时，旧的过时的生产关系将被改造或淘汰，为新的生产关系所代替；旧的过时的上层建筑也将被改造或打碎，为新的上层建筑所代替；但任何社会变革都不会摧毁或消灭包括科学技术在内的现存生产力，相反，必须继承和保护现存生产力，把它作为前进的出发点和一切改革的基本根据，从而使人类在同自然界斗争中的经验不断积累，知识不断增多，才干不断增强，手段不断改进，信息不断交流，从而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能力必然加速地提高，科学技术成果必然加速度地增加；从科学理论转化为应用技术，从应用技术转化为实际生产，也必然不断加快；科学技术从潜在生产力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过程也将不断缩短。从这里我们看到，生产力有不以社会经济制度为转移的自身发展规律，即生产力加速发展的规律。战后科技革命所以首先发生在西方发达国家，并在那里迅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使社会经济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并不是由于它们现存的社会经济制度特别先进，而是由于它们进入近代社会较早，继承下来的科学技术成果较多，原有的科学技术水平较高。同样的道理，我们中国今天在科学技术上比较落后，并非是我们的制度特别落后，而主要是由于我们发展现代生产力的起点较低，从旧社会继承下来的科学技术成果太少，原有的科学技术落后，在较短时间里还不能赶上先进资本主义国家。

综上所述，只要正确地理解现代资本主义下的竞争与垄断的关系，正确地理解垄断对科学技术发展的二重作用，正确地理解生产力发展的自身规律，就不难理解战后西方

国家发生如此巨大规模的科技革命和生产力获得如此迅速发展的原因和客观必然性。

二

战后西方国家的科技革命和生产力的大发展,也使我们对生产力本身的性质、内涵以及作用有了新的更深层次的认识。无可否认,过去我们在生产力这个问题上,存在着不少片面、模糊甚至错误的观点,严重地束缚了我们的思想,阻碍了我们对经济生活的科学认识。

首先,一种传统的观点认为,生产力是人类征服、改造和利用自然的能力,反映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属于技术的范畴,不是经济范畴;自然科学的研究领域,不是经济学的研究领域。正是在这种观点的影响下,我们研究经济学的人,只重视生产关系的研究,很少研究生产力的问题,这种观点和这种态度是片面的,有害的。我们认为,在客观世界里存在着三种关系:自然界内部的关系,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第一种关系,即自然界内部的关系,显然是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如生物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等,都是以揭示自然界中的奥秘或内在规律为其研究对象,这没有疑问;第三种关系,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显然是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如经济学、社会学、法学、政治学等,都是从不同侧面揭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为人之间的关系制定行为规范,这也没有疑问;问题是第二种关系,即人与自然界的关系,谁来研究呢?所谓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就是人在认识、利用、改造自然界中,如何使自然界为自己服务,从自然界中攫取自己生存发展所需要的物质资料,并保护生态环境不被破坏。在这个过程中,人们要从事两方面的活动:一方面从事对自然界的研究,揭示自然界内部的奥秘和内在规律,提高人们认识、驾驭和利

用自然界的能力;另一方面,运用获得的知识 and 技能从事生产,建立合理的生产组织和生产体制,使人们在生产过程中节约自己的劳动支出,取得更多更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获得最大的劳动成果。这两个过程,都离不开人,离不开人的参与,都是生产过程,生产力形成和实现的过程。生产,作为人与自然界之间的物质变换,必须按自然规律行事,从这方面来看,它是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生产,作为人类最基本的社会活动——经济活动,它又是经济科学的研究对象。这也正是在经济研究中必须文理渗透的基本根据,是把科学技术列为生产力的构成要素的基本根据。所以,生产力作为人类在认识、驾驭和利用自然界中所形成的物质力量和社会力量,既是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又是经济科学的研究对象;既属于技术范畴,又属于经济范畴。

其次,与上述观点相联系,过去,我们把经济规律理解为生产关系的规律,或者说只有生产关系发展规律才是经济规律。现在看来,这种认识也是片面的,不妥的。经济规律只能表现于动态的经济发展过程,离开经济发展过程,无经济规律可言。而经济发展过程,就是再生产过程,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统一运动的过程。既然生产关系有其运动规律,决定生产关系的生产力也必然有其运动规律。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表明,生产力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从而存在着不以生产关系状况为转移的独立运动的规律。例如,劳动力日益智能化的规律,即在劳动力发展过程中体力因素的作用逐渐下降,智力因素的作用逐渐上升,智力因素中由传统经验和成规所体现的手艺技巧的作用在下降,由现代科学技术所体现的操作指挥能力在上升的趋势;劳动工具日益自动化的规律,或生产工具日益劳动功能化的规律,即从手工工具到半机械化,再到机械化,再到半自动化,再到自动化的趋势;劳动对象日益人工

化的规律，即随着科学技术和整个生产力的发展，劳动对象中天然物部分所占的比重日益减少，加工品和人工合成部分日益增大的趋势；生产力沿着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源密集型产业再向技术密集型产业聚集的规律；生产力要素趋优分布的规律，即生产力诸要素向着自然、技术、经济、社会诸方面有优势的地区聚集的趋势；生产力日益社会化的规律，即社会分工日益扩展和深化的趋势；生产力加速发展和自行扩张的规律等等。这些规律是客观存在的，都是经济科学应该加以研究的。

第三，过去，我们在阐述生产力组成要素时，有的认为是二要素，即劳动工具和劳动者；有的认为是三要素，即在劳动工具、劳动者之外，加上了一个劳动对象。二要素论和三要素论，长期争论不休。现在看来，这两种观点都是片面的，其共同缺点是，都没有把生产力作为一个动态的历史范畴对待。而事实上，随着历史的发展，人类在同自然界不断斗争中的经验不断累积，知识不断增加，才干不断增强，手段不断改进，生产力的内涵也不断外延，生产力的构成要素也在不断扩展。在原始社会，劳动者既无很多生产经验，更无科学文化，当时的生产力只体现在人的体力、简陋的石木工具以及原始的自然资源状况上；进入奴隶社会，除了劳动力有了更多的生产经验和生产工具有了较大改进外，畜力开始被使用在生产上；到了封建社会，劳动力有了较高的技艺，手工工具有了更大的改进，水力和风力又被使用在生产上，生产力的结构有了新的变化；进入资本主义社会，机器日益代替了手工工具，机器、蒸气、电力成了新的生产力的体现者。战后，科技革命不仅使生产力获得了史无前例的大发展，而且使生产力的内部结构和组成要素发生了重大变化。其突出表现是：电子计算机的不断改进和在生产中的广泛应用，使生产工具——机器，在原来由动

力系统、传动系统和工作系统三部分组成的基础上，增添了第四部分——自动控制系统；自动控制系统的不断完善，又使劳动力的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体力劳动在生产中的比重和作用日趋缩小，脑力劳动在生产中的比重和作用日益扩大，技术人员和“白领工人”日益成为劳动者的主要成份；随着合成材料和生物工程技术的发展，使构成生产力的另一要素——劳动对象的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即直接取自自然界的原材料的比重和地位日趋下降，人工合成的原材料的比重和地位日益上升；在上述生产力要素的变化中，科学技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它们体现在劳动者身上，提高了他们的劳动技能和管理水平，体现在生产工具上，则转化为新机器、新设备和新工艺，体现在劳动对象上，则产生出新材料，科学技术不仅成了生产力的重要要素，而且是第一要素；在上述变化中，新部门、新工艺、新产品不断涌现，生产社会化和专业化水平不断提高，合理地组织和管理庞大的社会生产力，组织和管理高度社会化和专业化的生产，成为提高生产能力和发挥生产潜力不可缺少的要素，管理也是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的道理，被人们所接受；在生产力大发展中，生产和资本国际化不断发展，国际分工日益深化，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国际投资、国际经济合作，成为各国再生产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从而使运输和信息在生产力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提高。因此，我们看到，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不仅使生产力各个要素的内部结构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而且使生产力成为多层次的复杂系统，由三类要素组成，即实体性要素（劳动者、劳动工具、劳动对象），附属性或渗透性要素（科学技术、教育），运筹性要素（管理、运输、信息）。我们可以将实体性要素视为生产力中的硬因素，其他两类要素视为生产力中的软因素。与硬因素相比，软因素在生产力这个日益复

杂的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在不断提高，科技水平和管理水平，已成为衡量一国生产力水平的主要尺度。

总之，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推动了我们对于生产力问题的研究，加深了我们对生产力的认识，提高了生产力在经济科学中的地位。这对于经济科学来说，从指导革命的科学发展为指导经济建设的科学，是有重要意义的；同时，对于我们加深对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将发展生产力提到一切工作首位的基本路线的理解，加深科技现代化是“四化的关键”的认识，也是有重要意义的。

三

过去，我们在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认识上，也有片面性。虽然我们在理论上也承认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但由于过分地强调生产关系的反作用，以致使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成为一句空话。其表现，一方面是不顾生产力的状况，不断地改变生产资料所有制，追求“一大二公”，搞“穷过渡”，结果使生产力遭到破坏，“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和一些全民所有制工商企业也不得不退回到小集体所有制和个体所有制。另一方面，不承认社会主义因素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产物，认为社会主义是与资本主义水火不容的，社会主义因素只能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才能产生。这种观点只能导致社会主义是暴力革命产物的有害结论，也使我们不能正确认识现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战后以科技革命为中心和动力的生产力的大发展，极大地改变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经济和生活的面貌，充分体现了生产力的决定作用。也就是说，以科技革命为中心和动力的生产力大发展，不仅强烈地要求冲破和改变西方国家现存的生产关系，而且为新的生产关系的产生创造了物质条件，并迫使

作为统治阶级的垄断资产阶级在不损害本阶级根本利益的限度内，顺应生产力的要求调整生产关系。这种调整，在客观上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生了部分质变，使代替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自发地萌生出来，使西方整个社会已经明显地处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状态，使列宁在《帝国主义论》里揭示的垄断资本主义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资本主义”的观点，更加得到了生活现实的证明。其突出表现是：

第一，在生产高度机械化和自动化的基础上，生产已经高度社会化，生产力得到了空前巨大的发展，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已经出现了“大众消费社会”。这种物质生产条件，已经为建筑在生产力高度发展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和社会主义分配原则的实现，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充分的条件。

第二，在生产高度社会化的过程中，作为企业基本形态的股份公司出现了“股权民主化”的浪潮，其股票拥有者日趋分散和增大，一些大公司的股东人数达到十几万和几十万人；企业间互相持股的现象不断发展，“法人股东”的地位和作用不断上升；随着企业规模的迅速扩大，企业经营资本中以股票和积累为主的自有资本的比重日趋下降，社会资本（银行贷款）的比重日趋增大；企业的所有权和企业经营权在加速分离，掌握企业经营权的不是股东，而主要是作为经营专家的经理；同时，企业职工或工会在企业管理中不同程度地获得协商权、参与权和共决权。所有这一些，使企业资本和企业经营日趋社会化，使劳动者的无权和无产状况有所改善，资本支配劳动的权力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

第三，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国民收入的增加，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本所有者的股息、利润、利息等收入，劳动者的工薪、奖金等收入，政府的财政收入

都在增加，积累和消费都在增长。在这个总趋势下，一方面，职工工资的确定或劳动力价格形成的机制发生了很大变化。即工资作为劳动力的价格，一向是在劳动力市场上由供求关系来决定，是自发形成的；而战后，劳动者已取得与资方进行谈判的法定权利，工资已不完全由市场状况决定，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工会与资方的谈判桌上确定的。另一方面，国家财政在国民收入再分配中的作用空前增大。资产阶级国家为了缓和社会经济矛盾，取得社会稳定，提出了“分配公平的目标，在税收政策上实行累进税制，对高收入者征收较高的所得税，对低收入者征收较低的所得税，并通过社会保障制度，对失业者、老弱病残和低收入家庭予以较多的扶助和资助。所有这一些，标志着国民收入的分配也在日益社会化，少数有产者对分配的支配权受到社会的一定制约和限制。

第四，在生产高度发展，生产、资本和分配日趋社会化的过程中，实行混合经营的销售额达数十、数百亿美元的大企业集团不断发展，在国外有大量分支机构的实行跨国经营的跨国公司不断增多，受国家直接控制和间接控制的企事业和行业不断扩大，建立在国家间协定基础上的国际经济集团和国际经济合作组织不断涌现。在这种生产和资本日益社会化、国家化和国际化过程中，不仅微观的即企业的管理更加具有组织性和计划性，而且宏观的即整个国民经济的管理和调节，通过国家的经济计划、经济立法、经济政策以及强有力的财政金融手段，也在空前地加强，形成了较完善的国民经济宏观调控体系，从而使经济运行的无政府状态得到一定控制和缓解，经济的周期波动和危机得

到一定控制和缓解。

第五，在生产高度机械化和自动化的推动下，发达国家的农业生产，在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摆脱了手工劳动状态，实现了全盘机械化、化学化、良种化和专业化，家庭农场不断增加，兼业农户不断增加，农业生产在工厂化，农民在工人阶级化，农工商在一体化。同时，随着生产自动化的发展，高技术工业的发展，教育事业和职工培训制度的发展，劳动中的智力因素不断增大，体脑融合日益紧密。所有这一切使脑体之间、工农之间、城乡之间的差别，即它们之间在劳动方式、收入状况和生活条件等方面的差别，已经大为缩小，相互对立的状况正在改变和消失。

我们认为，上述五点都含有一定的属于社会主义性质的幼芽和因素，都说明资本主义正在向社会主义方向转变。这些情况说明生产力这个最活跃和最革命的物质力量和社会力量，其发展具有强大的改变社会经济面貌的能力，它在自己前进中不断地冲击旧的过时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为新的与其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的诞生创造条件和开辟道路，表现其在生产关系、社会制度发展中的决定作用。现代生产力的发展也表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趋势，不仅仅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现象，而是世界性的潮流。生产力对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的决定作用也昭示我们，热衷于社会主义理想的人必须热衷于发展生产力，把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作为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目标的根本途径、

（责任编辑 曾德国）